

学林|资讯

◀（上接 7 版）

高宗时此神棍竟又来,再次提出为皇帝炼药,李勣嘲笑曰:“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神棍不久在长安死去。

不仅造成皇帝死亡,术士骗子还会影响庙堂政治。中国古代很多莫名其妙的政治事件,在难以揣摩当事人动机时,不妨将视野投向左右。

唐宪宗时期曾有一个术士,不仅获得了皇帝的信赖,而且在百官中享有盛誉,他间接导致本有可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唐宪宗死亡,影响了历史走向,最后自己落得身败名裂。但他的威力即便在刑场上都有展现。

唐宪宗是唐代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精力旺盛,对时事有较为明澈的把握,以“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为榜样,重用武元衡、裴度、李愬等能臣,对藩镇态度坚决,接连取得对藩镇战争的胜利,使得桀骜不驯的河北三镇相继归降,安史之乱之后困扰唐中央的割据问题一时间似乎结束。但是他壮年而死,使得这一大好局面在他死后不久烟消云散,藩镇复叛,此后直到唐朝灭亡,再无机会重振旗鼓。

唐宪宗的死与一个名叫柳泌的术士密切相关,柳泌本名杨仁昼,自小学习法术,逐渐小有名气。唐宪宗后期越来越迷信长生不老,四处求不死仙药,而宗正卿李道古先前在担任鄂岳观察使时候以贪婪残暴著称,非常担心皇帝治罪,想尽办法讨皇帝欢心,他认得柳泌,并且迷信其法术,长期服用柳泌所炼制的丹药,因此和宰相皇甫镈一起向皇帝推荐。

唐宪宗接见了柳泌,让他为自己和合丹药。大臣裴漼坚决反对,《唐会要》卷 56 记载了裴漼《谏信用方士疏》,他认为,术士皆是骗子,真正的高人是出世的,哪里有如此汲汲于名利者,要求以后推荐术士,药成后术士及术士的推荐者先服一年,一年人体临床试验结束后再进入主:“《礼》曰:‘君之药,臣先尝之;亲之药,子先尝之。’臣子一也,臣愿所有金丹之药,伏乞先令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则自然明验矣。”唐宪宗却勃然大怒,贬裴漼为江陵令。柳泌与历史上皇帝身边的所有术士一样有一套“话术”,专门应对丹药无效的质疑,那就是为丹药的有效性设置门槛,以此拖延时间。

《资治通鉴》卷 240:“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丹药要想有效,必须到天台山采掘灵

草,所以求为台州刺史。此事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认为不能委任术士为一方大员。唐宪宗恼火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至此无人敢再反对。由是柳泌官拜台州刺史,赐服金紫。但丹药仍然无效,柳泌恐慌,逃到山里。“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镈、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资治通鉴》卷 241)在皇甫镈、李道古的维护下,执迷不悟的唐宪宗最后宽恕了他,让他进入翰林院。

根据韩愈《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记载,柳泌的手法是“烧水银为不死药”。具体的药剂形态和服用方式不详,但可以想见,唐宪宗可能同时面临汞蒸气吸入和长期的肠胃吸收,这是慢性汞中毒,会引发易兴奋症、震颤和口腔炎等临床表现,表现为性格改变,急躁、易怒或者胆怯、含羞、多疑等。唐宪宗就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服其药,日加躁渴。”(《资治通鉴》卷 241)身体每况愈下,元和十五年(820 年)正月,竟以“饵金丹小不豫”,停罢一年一度的元日朝贺。之后多次不上朝,且表现得日益狂躁,身边宦官往往成了发泄脾气的主要对象,偏偏此时的宦官本就比较骄横跋扈,不可能受此窝囊气,终于,一个忍不下去的宦官陈弘志(又有史料记为陈弘庆)对皇帝动手,唐宪宗驾崩,享年 43 岁。“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资治通鉴》卷 241)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实录但云‘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旧纪曰:‘时帝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王守澄传曰:‘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新传曰:‘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裴廷裕东观奏记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兹事暧昧,终不能测其虚实。故但云暴崩。”

唐宪宗之死在历史上谜团重重,《东观奏记》中“光陵商臣之酷”一句借用楚成王子商臣杀害成王典故暗示子弑父,即宪宗为唐穆宗李恒所弑,背后有郭妃(郭子仪孙女)的参与。王夫之、吕思勉持类似看法。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认为杀宪宗即是为了保穆宗,所以“定册立穆宗”的王守澄辈皆参与,这次政变同时也杀害了穆宗的政敌宦官吐突承璀和曾有希望继承大统的酆王等人。而在后来《旧唐书》中则仅“中官陈弘庆(陈弘志)负弑逆之名”,为王守

澄开脱。黄楼《唐代宪宗朝储位之争与宪宗之死——兼论穆宗“元和逆党”说之不能成立》有不同看法,认为唐宪宗时期存在外臣与宦官的斗争,元和七年以翰林学士为核心的外臣取得了对宦官的阶段性胜利,穆宗得登太子位,但到了元和十五年宦官集团又蠢蠢欲动,继续谋划拥立酆王,主使者不是吐突承璀而是另一个大宦官梁守谦。他认为事实真相如此:宪宗由于丹药眼看命不久矣,酆王集团蠢蠢欲动,偏偏此时宪宗脾气暴怒,引发了偶然事件——宦官王守澄和陈弘志冲动之下弑君,一时间宦官集团大乱,产生了两派分歧,坚持追查诛逆的吐突承璀被另一个大宦官梁守谦所杀,梁守谦原本是酆王之党,此时却担心追查会暴露自己以前与酆王之间的阴谋,于是杀死吐突承璀和酆王,掌控唐穆宗。

但不管是什么观点,学者都承认唐宪宗之死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宪宗 43 岁之壮年,以一贯之睿智,假如没有丹药,不至于晚期政坛一片混乱,宦官对其动手也是冲动之举,但被各派力量所利用。

至于对外宣布,则称宪宗为丹药所误,《资治通鉴》卷 241:“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旧唐书》卷 16《穆宗纪》直接说“上服之,日加躁渴,遽弃万国”,把宪宗之死直接归罪于柳泌。于是柳泌被扣押,此人倭过于李道古:“吾本无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旧唐书》卷 135)”,最后被杖毙。可笑的是此时人们对其法术还心有忌惮,《旧唐书》卷 135:“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但灸灼之瘢痕泱身而已。”害怕他使用隐身术遁去,杀死他的时候扒掉衣服,估计是为了看看是否会尸解,结果尸身没什么变化。“灸灼之瘢”要解释一下,唐人最爱灸法,而且是直接灸,即艾柱放在体表灸,往往烫出水泡留下疤痕,唐人甚至以身上瘢痕为体检指标,“泱”就是“周匝”,“但灸灼之瘢痕泱身而已”一句是讽刺柳泌,既然号为仙人,却满身灸瘢,可见是个百病缠身的骗子。

当年推荐柳泌的皇甫镈被贬,死于贬所,至于李道古,他还真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他是真相信柳泌的法术,所以仍旧服柳泌丹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药,五十死海上。”(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按照韩愈的描述,迷信柳泌丹药的还有很多人,柳泌死后继续执迷不悟,例如他的侄孙女婿李于就是得到柳泌之药后长期服用,柳泌死后他行为依旧,终于在长庆三年正月五日死于丹药中毒。

上层社会,贪恋富贵,贪恋今

生,而且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给他们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求助于各种法术也毫不奇怪,而在人治社会中,术士这种不起眼的小人物便借着影响顶层人物心智而影响了政局走向。

唐朝皇帝一代代受丹药之害,推诿机制这种心理也一次次发挥作用,皇帝们并不得出“丹药害人”的结论,而是认为服食方式不对,配方不对,禁忌不全……总之,不可能从整体上反对丹药。《资治通鉴》卷 248:“上(唐武宗)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术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诏罢来年正旦朝会。”武宗迷信丹药,一病不起,但术士以“换骨”为理由继续迷惑武宗。成语“脱胎换骨”本是道教词汇,指服丹药后胎、骨均焕然一新,然后成仙(或长生),《云笈七签·尸解部》:“虽功成道著,先未知道之时,积罪殃结,毁破肌肤,损伤骨髓。成就之后得蝉蜕,留皮换骨,隐迹岩穴,养骨髓,滋皮肉,千日方朝,五岳受事,与前等同功也。”唐武宗的情况御医和诸臣都无法掌握,最终导致武宗不治。古人认为脱胎换骨的过程与胎儿的孕育一样需要时间,《云笈七签·金丹部》:“人以十月成身,丹以十月脱胎,人道相通,超凡入圣。”同书另一处提及服丹要满前日,才可换骨。这也就是为何很多人服用丹药明明已经出现不适但还要坚持的原因,他们认为脱胎换骨和蝉蜕一样,是个缓慢而且痛苦的过程,需要忍耐。术士之所以可以骗钱,就是因为有这个“窗口期”。而唐武宗身边的术士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一旦武宗死亡,估计他们又可以“尸解”为借口,最终开溜。皇帝就这样甘心受愚弄。

韩愈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曾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他看似清醒,晚年却也服起了丹药,只是他认为前人的服用方式不对,要摸索一套自己的方法,于是给鸡喂硫磺,然后吃鸡,硫磺本不易中毒,但架不住长期服用,韩愈最后因此而死。白居易赋诗云:“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可悲可叹。这种推诿机制是人类共通的心理,也给骗术留下了空间。

人类永远不可能消除谎言与欺骗,但永远要保持戒心。疾病戕害人体,谎言和骗术戕害人心,普通人凭借一己之力也许对付不了病菌和病毒,但健康乐观的心态、科学的头脑,以及最重要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帮助我们抵御谎言与骗术的袭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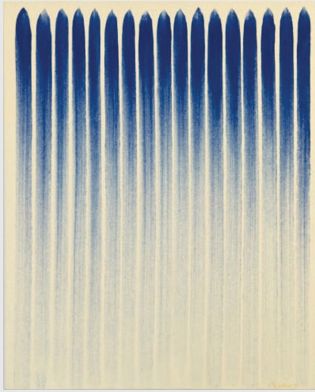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疫情后的艺博会和画廊

本应是全球艺术品藏家和经销商云集的 6 月盛事——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今年因疫情而取消。自 1970 年三位艺廊商人筹办首个国际艺术展会以来,经过 50 年发展,巴塞尔艺术展已成为具有“世界艺术风向标”美誉的顶级艺术博览会。50 周年纪念展在巴塞尔官网“线上展厅”举行,全球 200 多家画廊在线展出了精彩藏品。

疫情极大改变了各行业的运行方式,包括艺术展陈、销售领域。过去三个月,物理空间中的展览都按下了暂停键,许多画廊审时度势,加快了建设网络展陈空间的步伐。多年来,各大画廊苦于展会有限的空间,不得不精选展品,体积庞大的户外雕塑、复杂的声光电装置等,往往无缘参展。因此,一个面向全球观众的网上虚拟展览空间,对很多画廊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和机会。

画廊是什么?艺博会为了什么?这些问题在疫情后引发诸多思考。评论家巴里·施瓦布斯基在发表于《The Nation》杂志最新文章中探讨了两者的未来走向。早在疫情之前,画廊和艺博会的共生共荣就已受到挑战,艺博会增加了画廊经营成本,也强化了艺术圈内的头部效应,造成赢家通吃而其他艺术家泯然众人的不公平现状。文章指出:“艺术包含着人类对看似理所当然的习惯的重新审视。画廊和艺术家不妨趁机重新思考一下自身的文化责任和对彼此的期待。”(编译/高曜)



韩国“单色艺术运动”艺术家李禹焕作品 From Line (1979), 梅隆赫画廊参展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汇学人

